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

中国现代
短篇小说选

1918—1949

第二卷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

中国现代
短篇小说选

1918—1949

第二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8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47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1 $\frac{3}{8}$ 插页 2

1980年8月北京第1版 1980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00,000

书号 10019·2991

定价 1.85 元

第 二 卷

目 次

王以仁

流 浪..... 1

倪貽德

初 恋.....16

许 杰

惨 雾.....33

鲁 彦

柚 子.....71

黄 金.....79

小小的心.....97

桥 上..... 114

裴文中

戎马声中..... 132

严既澄

不 遇..... 149

凌叔华

绣 枕..... 158

叶灵凤

女娲氏之遗孽..... 163

李劫人

编辑室的风波·····	191
-------------	-----

王任叔

疲惫者·····	199
----------	-----

黎锦明

出阁·····	210
---------	-----

尚 钺

子与父·····	215
----------	-----

蹇先艾

水葬·····	221
---------	-----

在贵州道上·····	227
------------	-----

春和客栈·····	240
-----------	-----

蒋光慈

鸭绿江上·····	252
-----------	-----

徐州旅馆之一夜·····	272
--------------	-----

夏丏尊

怯弱者·····	284
----------	-----

许志行

师弟·····	294
---------	-----

许钦文

石宕·····	309
---------	-----

神经病·····	314
----------	-----

蒯斯曛

《悼亡集》·····	330
------------	-----

陈翔鹤

西风吹到了枕边..... 342

台静农

新坟..... 351

拜堂..... 357

段可情

查票员..... 364

燕志儁

守夜人..... 381

彭家煌

今昔..... 388

Dismeyer先生 397

丁 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 407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 448

水..... 482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518

胡也频

北风里..... 529

钱杏邨

白烟..... 539

刘一梦

失业以后..... 568

柔 石

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 583

为奴隶的母亲.....	602
罗黑芷	
醉里.....	626
施蛰存	
上元灯.....	630
洪灵菲	
在洪流中.....	638
李守章	
秋之波.....	649

流 浪

王 以 仁

径三：

再想不到我的运命竟会蹇滞到这步田地！我满心期望着我这回到杭州以后到你那边来寄住，至少我的生计问题你能够为我负了一部分的责任；那末我也可以不再和在上海时一样的接连着挨了两三天的饥饿了。啊！径三！那知道我这被运命铸定了一生要永远过着穷困生活的人，竟然会在我到杭州的前四天你已经离开了杭州！啊啊！我真不知前生和饥饿之神结了什么不解的缘分，竟然会一刻不肯和我相离；竟然成了我的妻室一样的永远追随着我！你只须看我这封信中的字迹是这般瘦削而潦草，便可以想到写信的人是变成如何模样的了！

不知我的人格和境况的人，老是说我爱拿纸笔来发些无谓的牢骚。其实这样随随便便的写了一封信和一篇文章，那里会说尽我心头含蕴着无尽藏的悲苦呢！径三！我心中含蕴着的悲苦若让我尽量的发泄出来，恐怕整整的写了一个多月也还写不完全，而且我的笔力也有些描写不出。而且，而且我还有许多闲暇的工夫来舒泄这些无谓的牢骚吗？径三！我一生的精力完全用在谋衣谋食的生活问题上；那里——啊！那里还想到什么牢骚不牢骚呢！

那天我从四等车的车室里面走出来时，车站里面的钟指示

我已经有四点多钟了，验票的人象监狱中的牢头一样恶狠狠的监视着出去的人，我看见那副凶恶的情形，心内不期然而然起了一阵无名的跳荡，脸颊也觉得在微微的发烧。虽然我明知道我的车票是放在袋里不会丢落了的，可是我的心总不免要起了无形的慌张：右手不知不觉的插入袋中一摸，幸而事实不致象我以前预料着的那么危险，于是我才把悬挂着和吊桶一样的心儿放了下来。我左手提着一个仅有的布包，右手在袋中摸着那张剪了几个缺的车票，双目无神的注视着如潮的人海一个个向口外走去，自己懒得和那些怀抱无限勇气的人去争先，独自在站内徘徊了一回。站内的警察不知是看重了我斯文的模样还是看轻我褴褛的情形，我过敏的神经老是觉得他们在特别注意的监视着我。胆小的心灵觉得和犯了重罪一样的在忐忑着，却又不能不故意装出严重自然的样子，使那些监视着我的警察深信我不是一个作坏事的歹人。差不多在站内逗留五六分的工夫，那些挑着行李的旅客才倾盆倒底似的走完了。漫无目的的在站内徘徊着的我，经了站警的提醒，才想到了现在我应该出去了。右手尽管在袋里玩弄着车票，两脚如受了别人的牵引一般的走到了站口，若不是那收票的人向我讨票时，差不多把袋中的车票一直带出来了。啊！我的脑筋不知受了什么东西的刺激，竟会沉迷到这般朦胧的地步！

走出了车站，第一样使我难以应付的事情便是迎面而来的车夫。他们全不想象我穿着这样褴褛的衣服的人，究竟有没有坐起车子的福分？啊！径三！象我这样的人最好是自己替别人去拉车，或者还有点相象！我那里有这许多余裕的钱，供给我的两脚享福呢！不知趣的车夫看见我那默不作声的情形，以为我是一个新出门的人，愈觉轻蔑的追随着我纠缠。素来不善说话

而且又值落拓时候的我，真被他们闹得脑筋昏乱起来了。最后我用一副狰狞的脸孔拒绝了纠缠着我的车夫，也不去管他背后在喃喃的说些什么便茫然的走去寻你了。

一阵阵迎面而来的朔风把马路上的泥沙吹起，我缓缓的在路上走着和在黑雾中迷行着的一样。初冬的晚景在四点半钟的时候就有些黑暗的样子。在灰尘中进行着的阳光投射在路旁的墙上，使我想到了我灰色的命运，我心中觉着我虽在年青的时候已经领受到暮年垂死的悲哀，眼眶中不知不觉的有些润湿起来，便独自顾影自怜的叹了一口气。啊！径三！你知道我这霎时间心理的变化是如何的难受呀！我勉力想在脑里构造起许多空中的楼阁，来安慰我飘泊不宁的灵魂。可是我无论怎样的抑制，怎样的自譬自慰，我的计划总归失败。径三！空中楼阁一般的快乐，那里会敌得过实地所受着的切肤的痛苦呢！

茫然的在这样想着走着，沉默的心灵如入了睡眠的状态，四围一切的美景都没有一丝留在我的脑底。等到我走到一座桥畔时，咣咣的铃声和车夫的吆喝声才把我从沉醉般的迷恍中唤醒。我抬起头来一看，意识渐渐的明白转来。啊！我真不知那时受了什么恶魔的搬弄，我应该向西方去找寻你的住所的，竟然误走了北方。这种惆怅的举动连我自己也要痴痴的发笑。

天外飞来的奇祸真使我难堪极了；当我走到你的住所来访你的时候，那门者说你已经在四天前因为接到了家中的电报回到台州去了！啊！径三！我在一礼拜以前收到你叫我来杭的信我才决定到这边来的。你既然接到了家中的来电要回去，为什么不早几天写信来通知我，我也可以不致于这样骤然的到了杭州。我虽不能说你是骗我，但是使我到现在还没有确定的栖止的地方，我又怎能不埋怨你那封信误了我呢！径三！我在火车中

受了一天的劳顿，一天的饥饿，已经是非常的使我难堪了；满心期望着到你那边吃一顿饭来饱饱我这多时没有饱过了的肚皮，啊！那里知道我这最小限度的希望也会象胰子泡一般的破灭了！

飘然的从你的住所走了出来，独自一人走上了湖滨公园里的草地坐着。太阳血盆似的陷入了西南角的山凹上，湖水也放出垂死时候的回光一样的惨红的颜色。湖中的小艇受了水波的冲动发出沉吟的声音。树上的归鸦噪着好象是嘲笑我没有归宿的命运，又象是在哀吊我飘泊无依的苦楚。腹内象舞台上鼓声一般的喧闹起来，我的眼前只觉得一阵阵的发黑。我想到了吃饭的问题，又想到了住宿的问题，好象两条极粗的柴绳一样的绞住了我的脑筋。在杭州本来还有几个同乡和几个亲戚住在这边的；但是我还有一丝的勇气去找寻他们，向他们哀哀的乞求吗？虽然他们之中有几个是我在中学时候的同学，虽然那时候他们因有求于我曾和我称过知己的朋友，但是——啊！径三！现在他们是专门学校里面的学生了！现在他们是用金钱建筑起和我高低不同的地位了！他们的未来正似光芒万丈的朝阳，正似声势汹涌的狂涛，总而言之，他们都是担负着社会上的重责的未来伟人。我呢——啊！径三！我虽曾经作过几年的中学教员，虽在杂志里面发表过几篇不成材的文章，啊！现在却只落得东奔西走的在外面飘流着，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中学教员的头衔，能够象精美的华筵，华丽的衣服一样的可以供我吃著吗？不成材的文章能够象庄严的高楼广厦一样的供我住宿吗？而且我还在四等车里面经过了一天，我的脸色究竟污秽到什么地步还不知道；而且我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单袍，已经整整的有一个多月没有洗过了；还有头上三个月来没有剪过的鬆鬆的乱发，衬托着我这副橙黄色的脸孔，直和舞台上的吊杀鬼一样的难看。啊！

径三：象这样情形的我，那里还可以去见我那些同乡的未来伟人呢？用不着他们亲自来拒绝，就是为他们守门的狗看见了我这滥楼的人，也要象戒严时代的军署的门警一样严守着不许我进去了。

你既然已经回家，你的住所当然是不能允许我寄宿了；我那些同乡和亲戚又不敢去找寻他们；难道我就挨饿忍冻的在这草地上露宿吗？啊！径三：在上海的衙堂门口过夜的情形又重复侵入我的记忆中了。想起我那时被旅馆的主人驱逐了出来，独自跑到荒郊上去实行自杀又没有做成；抽紧肚皮没有饭吃不用说是当然的事情，我也不曾为这问题发虑过一次。但是一到了黑暗的夜幕紧紧的从人家的炊烟上罩了下来，我的忧虑也和路旁的电灯一样的在我的胸中燃烧起来了。在白昼的时候虽然没有一定的栖止，我还可以学那些风雅之士一般的到荒郊去徘徊，我也可以学那些无事的忙人一般的在马路上奔跑着。只是在悲风呜咽的黑夜，凄凉的荒郊不能再容我驻足，在马路上奔跑了几个整夜，我不是一个生铁铸成的人，当然也没有这般毅力。于是我只能较为寂静的衙堂门口的地上，作为我最好的住所了。啊！径三：你可曾知道我在这样不堪的地方逗留着还要被守门的人和警察的驱逐吗？啊！径三：我至死也还忘记不了的就是在一个风雨连宵的晚上，我也同样的寄住在一个衙堂的门口。霏微的雨丝轻轻的洒在地上，路旁的电灯照着正如棺木旁边照着的油灯。我冷清清的靠在铁门的外面，心疑我自己已经被鬼魂钩捉到冥界中去了。尽力把身体缩成一团去抵御那不可抵抗的凉意。微雨随着斜风有时一丝丝的泼到了我的身上，我的心觉得非常寒冷似的战栗起来；我恨不能把坚固的铁门打破。啊！径三：可怜我那时就这样的度过了一夜！可怜我那时就这样穿

着被微雨喷湿了的衣服在风雨之中度过了一夜！啊！那知道这样不堪的情形又要光降到我的头上来了！西子湖滨的露宿纵然比上海的衙堂门口好得多；啊！径三！怎奈何阵阵的朔风尽管恶狠狠的向我而扑击呀！啊！怎奈何严冷的夜气刺刀也似的袭击着我的身体呀！啊啊！

不知是谁提醒了我，我想起我只得到旅馆中去暂住一夜了，我便慢腾腾从草地上走了起来，一面在计算着我身边所有的金钱，一面横过了马路走到旅馆中去。

大概是我的情形太来得奇怪了；当我走进环湖旅馆去问房间的时候，旅馆中的帐房茶房和住客都很吃惊的注视着我，我不禁红起脸来。啊！象我这样落魄的情形原不该到这样大的旅馆中去讨个没趣。不过我既然走了进来，索性现出格外自然的样子免了他们无谓的疑心。一种勇敢的气概鼓励着我，也不去管茶房的惊奇不惊奇，当我洗过脸以后，我便叫茶房去喊来了一盆烧鱼和一盆牛肉，又要来了二斤绍酒去喝得一个痛快。我想若能因沉醉过度打破了电灯的玻璃；我便可以触电而死，倒也是一件大快人意的事情。

受了二斤绍酒的恩惠，我丢开了一切使我苦闷的情景，不知在什么时候我竟然沉沉的醉倒在床上了。等我从迷糊的睡乡中醒了回来，电灯的光线还没有熄灭。慢慢的坐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呆看着白壁上挂着的日历出神。身上的衣服已经解开了钮扣却还没有卸下。无聊的感想慢慢的又引起了我的悲怀。从那日历上我想起了我从离家到今已足足的有三个多月了。在这三个月里面我遍尝了从来没有尝过的苦痛，在这三个月里面我真实的感受着人类互相凌侮的真相。啊！我又回想到没有尝酒以前旅馆中叫我填写那张名单的拮据的情形了。我虽然在上面写

上了一个假的姓名和籍贯，当他们要我在那张表上填写着我的职业和来杭的目的时，我真是目瞪口呆的呆住了。径三：我想在职业的下面填上了失业，在来杭目的之下填上了刨饭两字，但是我的手无论如何也不肯写下去。经了茶房的再三催促，我终忍泪写上了流浪和游湖的名目；在名士的眼中看来，或者以为我的职业和目的都是含有丰富的诗趣的。在我呢，这几个简单的字的里面，包含着多少的感伤和悲苦的往事呀！

酒力还没有从我的脑里退尽，我从床上站起来时沉沉的脑壳依然还有一点发昏，来回的在房内走了一回，又呆呆的倚在桌前出神。无意中看到了壁上粘贴的一张旅客须知单，知道这一夜的旅馆费须付一元二角的大洋啊！径三：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了！我的袋里已经只剩得二元大洋和几十个铜板，那里能够付得清这巨款的房费和饭钱呢！啊！我为什么晚上要冲了恶神一样的走进这样大的旅馆中来呢！我为什么晚上要这样摆起架子来大饮大食呢！啊啊！我初到的时候不是连一角钱的车子都不肯坐的吗？我昨天不是为了半元多钱起见坐在猪圈一般的四等车内来的吗？啊啊！我身边的几元钱不是拿我的箱子 and 铺盖当来的吗？径三：我想不到竟为了一时的糊涂，遭逢着这般重大的打击。明天怎样的能够从这旅馆中走出去呢？这简单的问题竟在我的脑里缠绕着，使我眼睁睁的不能入睡。我想把我身边那唯一的布包里的衣服去当了；只是这些衣服都是些残碎不全的布衣，能够当得起多少钱呢？那双前穿后破的皮鞋，就是舍给了叫化子也要嫌它太破，难道也可以拿去当了的吗？到同乡的朋友或是亲戚那边去借撮；啊！我深怕他们见都不肯见我了，那里还好开口向他们借钱呢？旅馆的钱就是一个老住的房客，也是不能拖欠的；何况我是初到这里的人呢？如果因为

没有钱可以付清房费，旅馆不许我出来，我就在里面再住了几天，那末我不是负了更大的债款吗？啊！旅馆的主人如果能够因我抗不付钱而把我送入警署，我倒也可以不愁没有住宿的地方了。啊！径三！难道我当真要实行我最后的决定了吗？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设想呢？

事实竟然又出于我这层出不穷的理想之外，我当时拟好了的许多计策，竟一一的被自己驳破，就是最后的决定也没有实行。啊！径三！我回想当日脱险的情形，至死也要觉得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污点！啊啊！任教地球有破裂的一日，我那奇异而不可磨灭的羞辱，至终还要保存着不容洗雪！就是今日我在这张信内向你忏悔，径三，我诚恐我忏悔不了我的罪恶呢！

次日起来以后，恐怖的微菌布满了我的全体。层层迭起的思潮和昨夜一样的在脑里回旋。绞枯了我的脑髓也想不出一条完满的解决法。眼看着梳妆台上的镜子，瞧见了我眼眶的下面，微微的有些浮肿起来。口内象含着黄连似的觉得难过。当茶房送脸水进来时，过敏的神经觉得那茶房露出轻蔑的脸色，似乎他已经知道我心内在踌躇的事情。我一面在洗脸一面看他替我摺被，我好象受了上帝的启示一样的已经想出了解决的方法了。啊！径三！一霎时救急的计划，便留下了我一生洗濯不了的败德！啊！径三！我到现在才相信金钱制度真是万恶的根源了！当那茶房走出去以后，我悄悄的掩上了房门，紧紧的把它拴好。啊！我开始作起犯罪的事了！我把布包里面的衣服，悉数的穿上了身上，再把放在床上的一对枕头包入了那方布内，依旧放在桌上当作我的布包。便开了门出去，又嘱咐茶房叫他好好的看管我那布包，显出我不是逃走而是要重来的样子。径三！我就这样蒙住了别人的眼目偷逃出来了！

我趁着骗了人家的得意对着湖山高笑了几声。我只抛弃了一个布包骗来一顿酒饭，骗来了一夜安稳的住宿，我的急智比别人高出了几倍，深深的自引以为幸。径三，我不知那时的廉耻已经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难道我几年来所受的教育只造成了一个骗人的人格吗？自幸的思想渐渐被惭愧的思想遮盖住了。感情和理智到现在还为着那件事情在我的心中交战。自责的心还不及自己宽慰的心来得强盛。我想无论谁到了我这样穷困的境地总会做得出我这样合乎情理的事情。径三：若是我有好好的职业叫我去服务，我何至于这般无赖呢？

我从那天到今，深恐我的形迹被旅馆中的人看到，便销声匿迹的隐在西湖的山里不敢出去。在一天的清晨我无意中走到岳坟的前面看张贴着的报纸。啊！我那天所作的事竟然在报纸上面的新闻中用我的假名登出来了。那个专门寻人短处的记者还在小评里面说了几句教训式的讽刺话。他说我这种举动没有人格；他说我在职业项填上了流浪二字显然是一个流氓；他说我就是没有钱也应该好好的向旅馆主人去说明，不该这样骗神骗鬼；他又说象我这样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应该受警署的干涉。啊！径三：我想那记者若是他自己也没有钱的时候，断乎不肯说出这样轻如浮云的话的。径三：我想那记者如果留心社会的秩序，如果有诚意去研究社会问题，他也不会说出这样似通非通的话的。啊！失业的人虽不能得到一般人的怜悯和同情；但是负有指导社会的责任的新闻记者却也不应该这样轻嘴薄唇的指责别人的呀！

在上海若是烦闷起来的时候，老是说上海没有高山旷野供我去高歌长啸；不想现在在这样秀丽的西子湖头，也和在喧嚣的上海市中一样的令人感到不快。我每天在枯树下凭吊那纷飞的

落叶，这些充满诗意的地方却一丝也减不了我满腔的悲怀，有时竟会引动了使我凄然的堕泪。其实象我这样穷困的人，只有烦闷是我良伴，快乐不过是不可企及的幻想罢了。

西湖终究是和我理想中的西湖一样幻美。——也许你以为我的前后矛盾的说话是表示我的心理已经陷入了二重人格的状态，——露宿在西湖的山上终究比上海的衡堂门口是有两种不同的情形。若是说一个比喻，我以为西湖的露宿是和咀嚼着桂子一样的有一股清香的气味；而上海的衡堂门口却如咀嚼着腐烂了的柿子一样的惹人口臭。我在杭州除那夜住过旅馆以外，天天都是一样的在各处亭中寄宿着。那是三天前的事了。我在小馆子里面吃了一碗阳春面和几只包子出来，欲圆未圆的月亮寂沉沉的照在路上，几颗疏星象女子的黑眼睛一般的在青碧的天空中隐现着，我走过了岳坟一直跑到了葛岭的山脚，习习的西风从背后把我二寸多长的乱发吹得摇摇欲坠。道旁的树影凄清的在月下和电灯光下婆娑的舞着，使我在静夜中觉得有无限的阴森森的鬼气。口中在念着不入腔调的《长生殿》里面《补恨》的几节曲子，一面足不停留的向岭上走去，骤然的有一种幽咽的声音把我的灵魂捉去了。我疑心那种幽咽的声音是风扫败叶的声音，或是山中的女鬼在月下发出悲叹的嘘气。那声音的微妙直和在月下飘忽着的游丝一样的轻盈。径三，我当时和受了催眠一样的失去了一切的知觉。我忘却了我平日所尝过的痛苦，我忘却了我失业以后所感受着的饥饿的情形，我忘却了我的身体是这般污秽的身体，我忘却了那凄清的月色，那婆娑的树影。啊！径三！我那时觉得全宇宙都弥漫那幽咽而微妙的声音了，我觉得那一丸生铁似的月亮在含笑着，金刚钻一般的疏星也跳舞起来了。